



崇文總目

附補遺

一



勿菴歷算書目自序

家世學易亦頗旁及於諸家雜占及三式諸術以爲皆太卜筮人遺意而易之餘也然百氏言休咎往往
依托象緯以尊其旨故惟詳徵之推步實理其疑始斷余之從事歷學也餘四十年性好苦思時有所通
於積疑之後著撰遂復多種將欲悉出其書就正當世而未之能也稍爲臚列書名各繫數語發揮撰述
本旨庶以質諸同好共明茲事云爾

康熙四十有一年歲在元黓敦牂勿菴老人梅文鼎識於坐吉山中時年七十

徵刻歷算全書啓

粵稽帝王御世。道在承天。賢聖修身學。通知命五行。媾運定甲子之斡旋。二氣冥孚驗黃鐘之根本。奠鼈立極。想始行推步之年。規矩準繩。在旣竭心思之後。幼教方名書數。迺遊藝復次於依仁。日觀弦朔晦明。信易理。莫昭於懸象。故經緯天人之學。道重儒先。元會運世之文理。資河洛。然而道以人存。書缺有間。五百年當差一日。至開元始破其疑。廿四日多下一籌。匪隸首疇徵其信。况葭灰卦策。例逾紛而驗罕符。奇耦生成。理自明而言則晦。悠悠千古。代有通人。落落吾徒。寧無達者。乃剗心捷獲。旣視以迂遠而弗爲。或有志參稽。又阻於畏難而中輟。律且嚴夫私習。算遂乏於專門。郭邢臺術妙割圓。遺編飽蠹。鄭端清心覃古法。讒口羣咻。西域官生。莫或自言根數。靈臺漏刻。徒知各斬私傳。占測分科。不相通曉。矧伊新術。能無齟齬。利氏來賓。西書羣訖。在天道幽遠。固屢析而逾精。論師授源流。亦本同而末異。不有高識。誰辯根宗。若夫蒐討網羅。綜羣言而求至當。製器尚象。因成法而得精思。大有人焉。生斯世矣。吾宣梅勿菴先生。江東世胄。宛水名家。幼是鄭元。却紛華而弗事。長同于寶。搜經史以爲糧。璇璣玉衡。讀尚書而遂通其製方程。句股攷周官而輒洞其微。北海榻穿。參盡天官之祕。中山穎禿。鈔殘宛委之書。求友探奇。燕越無難遠。涉舊儀新器。異同不厭詳徵。集其大成。衷諸獨見。謂馬沙亦黑七政經緯之度。分於泰西已爲藍本。而授時歷草。圓容方直之巧算。較三角豈有懸殊。度里求差。亦守敬。一行之遺法。歸邪舉正。實唐虞三代之成。

模術皆踵事而增。難忘創始。道在順天求合。何別中西。釋從前聚訟之紛。去諸家畛域之見。闡解還期共曉。立言總出虛公。歷術七十有餘家。由疎漸密。各具短長。一一能言其改憲之故。圓周三百有六十。以平御渾。互相準測。了了能知其弧度之真。開萬古之心胸。羅星辰於几案。匪惟交食陵犯。不勞出戶。以前知。乃至山海高深。悉可運籌而坐致。準今酌古。前賢如在一堂。俯察仰觀。天上從今不夜。假令見諸施用。懸知天驗爲多。無俟大行之候。清臺卽其副在名山。共信千秋可俟。奚啻劉焯之傳皇極者矣。然而編摩旣就。流布無期。草本益增。殺青有待。白雲怡悅。空懷持贈之心。寶劍深藏。誰辯斗牛之氣。且行年七十。斬輪深懼無傳。而著論詳明。發篋原堪衆賞。惟昔璣先蔡子。首鋟籌算於白門。亦有冰叔徵君。亟冠弁言於通考。疑問三卷。見燕山節度之新刊。方程一編。得泉郡孝廉而廣布。然而分來片玉。定想昆岡。折得一枝。益思鄧圃。歷法書五十八種。算數法二十二書。卷輒萬言帙。惟八十欲成全璧。必取資於衆擎。所望高賢。竭表揚之雅好。或任鋟小卷。欣賞可以孤行。或分任大編。輻輳斯呈衆妙。償書給值。光溢牙籤。展卷披圖。心通渾象。數十載精勤所獲。庶人人皆可與能。千百年史志存疑。亦一旦泮然冰釋。苟循途而序進。由淺能深。更卽事以徵文。無微不顯。知九數不離日用。司徒之教非迂。信大圓無改東西。馮相之占可據。管二道之盈虧。圭景知天。悟萬國之環居。丸球測地。名刊遠布。見吾道之不孤。奧義宣昭。明儒術之有用。稱名小領。成藝林之嘉話。敬告同聲。

康熙己卯嘉平上浣同里雙溪施彥恪拜首識

勿菴歷算書目

啓

三

梅先生傳

遂安毛際可撰

曩者歲在戊辰。余與梅定九先生晤於西湖。遂傾蓋定交。日載酒賦詩。余爲題其飲酒讀書圖而別。今已卯冬。先生自閩中北歸。停楫湖墅。復枉道訪余西湖邸舍。忽忽十餘年。兩人鬚髮盡白。幾不能辯識矣。問無恙外。盡出所著歷學算學書相示。且屬爲傳曰。鼎覃精於此四十年矣。自謂足以闡古人之精思。衷歷家之定論。而足跡經南北。求其人以繼此學。尙未得也。庶幾藉先生大文以傳。俾當世學者知有此事。而相與求之乎。余唯古人生不立傳。然後此恐相見無期。已如隔世。而先生之學。不可不使人知之。遂不辭而爲之傳。先生姓梅氏。名文鼎。字定九。別號勿菴。江南宣城人也。宣城梅氏。自宋以來多聞人。先生之父曰繖明處士。改革後棄諸生服。嘗以六十四卦爻。與春秋二百四十年行事相比附。著書一編。謂之周易麟解。經史而外。多所該洽。務求實用。尤精象數。先生兒時。侍父及塾師羅王賓。仰觀星氣。輒了然於次。舍運旋大意。年二十七。師事前代逸民竹冠道士倪觀湖。受麻孟璿所藏臺官交食法。卽爲訂補註釋。成歷學駢枝四卷。竹冠歎服。以爲智過於師云。繖朋故多藏書。益以己所購致。凡數萬卷。中年喪妻。更不復娶。枕藉簡帙。以自愉快。而特好歷算。凡推步諸書。人不能句讀者。先生讀之輒解。遇所疑處。輒廢寢食思之。必通貫乃已。蓋其性然似有夙慧也。凡測算之圖與器。一見即得要領。如古者六合三辰四遊之儀。以意

約爲小製。稱具體焉。西洋簡平渾蓋比例規尺諸儀器書不盡言。以意推廣爲之。皆中規矩。又自製月道儀。揆日測高諸器。皆自出新意。嘗登觀象臺。流覽新製六儀。及元郭守敬簡儀。明初渾球。指數其中利病。皆如素習。而孳孳蒐討。至老不倦。殘編散帙。必手抄之一。字異同。亦不敢忽。尤虛懷善下。聞有能是者。輒喜。雖在遠道。不憚褰裳相從。若舊臺官疇人子弟。及西域官生。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故所得藏本益多。而聞見益博。至京師。日纂修明史諸公。以歷志屬詳定。蓋謂晉、隋兩天文志。實出淳風唐書歷志。五代司天攷。皆出劉羲叟。從來此事必屬專家也。先生曰。說者知尊郭太史授時。而隨聲詆大統。不知大統卽授時也。但歷經旣成之後。閏應轉應交應三數。俱有改定。又太陽盈縮。太陰遲疾。及晝夜永短。皆有立成之表。而黃赤二道。相求弧矢割圓諸法。及平差立差定差立法之源。元史竝皆缺載。不可不補。補之則今其時矣。乃出歷草及日月五星通軌。詳爲詮次。以發明王恂、郭守敬不傳之祕。授時、大統。始爲完書。史局服其精核。於是輦下諸公。皆欲見先生。或遣子弟從學。而書說亦稍稍流傳禁中。臺官甚畏忌之。然先生素性恬退。不欲自炫其長。以與人競。會天子欲講明方圓園徑。劉徽古率與西法之得失。有應召往者。而先生襍被出都久矣。又二年。裕親王以禮延致府中。稱梅先生不名月餘。亦辭歸。先生嘗病中。西兩家之歷。聚訟紛紜。與其弟文鼐、文鼐。盡發廿一史所載歷法七十餘家。及西學諸書。參訂攷究。各求其立法根本。與改憲源流。務得其久而不得不改之端。與夫不久亦不能改之故。及中西名異實同。卽因爲創。有雖屢改而終難盡改之理。一一爲之撰定。爲古今歷法通攷。以補馬氏文獻通攷之缺。及邢氏

律歷攷之所未備，橐存篋，歲時增改，而論撰益富。凡著歷學書五十餘種，算學書二十餘種，其言曰歷，以敬授人時，何論中西？吾取其合天者，從之而已。天不變，道亦不變，故自羲和至今數千年，不過共治一事，以終古聖人未竟之緒。雖新法種種，能出堯典範圍乎？若其測算之法，踵事而增，如西人八線三角及五星緯度，適足以佐古法所不及。至分宮置閏，尚宜酌定。又其書非出一手，不無矛盾，瑕瑜亦不掩也。且周髀算經言北極之下，朝耕暮穫，以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大戴禮曾子告單居離，謂地非正方。漢人言月食格於地影，此皆西說權輿，見於古書者矣。彼驟聞西術而駭，與尊西太過，而蔑視古法，皆坐不讀書耳。又曰：吾爲此學與年俱進，皆歷最艱苦之途，而後得簡易。有從吾遊者，坐進此道，而吾一生勤苦，皆爲若用矣。吾惟求此理大顯，使古人絕學，不致無傳，則死且無憾。不必身擅其名也。安溪李大中丞見其書，歎曰：梅先生歷學，趙緣督、陳壤周述學、魏文魁諸人，皆不逮也。爲刻其歷學疑問於大名，其弟安卿刻方程論於泉州，前此蔡璣先刻籌算於白門，然於未刻書未什一也。蓋自元郭守敬以後，一人而已。先生他著撰詩文，皆質直，自言其意，處事惟敬，茲不具論。論其學之大者如此，嘻可以傳矣。予以燕登癸酉賢書，能世其學。

鶴舫氏曰：堯典首重授時，而數爲六藝之一，固儒者要務也。而世之學者，竟置高閣，何也？梅先生致力四十年，而始有成書，後之善讀先生書者，不過歲月而已，得其梗概矣。則能梓行全書，以公諸海內，其津梁後學之功，可勝道哉！余翹首俟之。

按是傳作於康熙己卯冬時先生久已名騰都下親王隆禮延接所著歷算諸書流傳禁中不可謂闡然一無所遇者也顧鶴舫毛氏猶以未獲親承顧問發抒畢生之所獨得深致惋惜越乙酉閏夏召見於德水舟次者三從容奏對賜坐移時至尊親灑宸翰錫賚駢蕃臨辭又賜績學參微四大字顏其堂嗚呼本朝開國以來以韋布受特達之知未有如先生者也先是壬午冬今相國清溪李公巡撫順天時曾以歷學疑問三卷上呈御覽蒙獎許備至故引見出復謂清溪曰此學今鮮知者當世僅見也其人亦佳士惜乎老矣殷勤眷注之隆如此此皆鶴舫傳未及述者也謹臚識於簡末俾後世知聖明之道數淵通不遺微細元輔之進賢得士克副主知而先生之閉戶獨精不求聞達受知於吾君吾相胥於是乎足徵焉

丁亥二月既望姪雪坪庚拜跋

勿菴歷算書目

清·宣城梅文鼎定九撰

一、歷學駢枝二卷已刻

順治辛丑鼎始從同里倪竹冠先生受交食通軌歸與文鼐、文鼐兩弟習之稍稍發明其所以立法之故併爲訂其訛誤補其遺缺得書二卷以質倪師頗爲之首肯自此遂益有學歷之志

是書少參三韓金
鐵山先生刻於保

二、元史歷經補註二卷

因讀交食通軌及臺官氣朔章竊疑其非全書也續得家誕生先生所藏二十一史讀之始知許文正衡郭若思守敬諸公測驗之精製器之巧歎授時歷法之善但歷經簡古作史者又缺載立成初學難通因稍爲圖註以發其意

三、古今歷法通考有魏叔子費燕峯二序

授時歷集古法之大成自改正七事創法五端外大率多因古術故不讀耶律文正之庚午元歷不知授時之五星不讀統天歷不知授時之歲實消長不攷王朴之欽天歷不知斜升正降之理不攷宣明歷不知氣刻時三差非一行之大衍歷無以知歲自爲歲天自爲天非淳風之麟德歷不能用定朔非

何承天、祖沖之、劉焯、諸歷無以知歲差。非張子信無以知交道表裏日行盈縮。非姜岌不知以月蝕檢日躔。非劉洪之乾象歷不知月行遲疾。然非洛下閻謝姓等肇啓其端。雖有善悟之人無自而生其智矣。閒嘗於古歷七十餘家詳爲參校。竊睹古人之用心勤也。或矜新得而蔑棄前聞。夫亦未之攷矣。往讀馬貴與文獻通考於天文五行備矣。顧獨無歷法故作此以補其缺。無何從亡友黃俞邵太史虞稷借讀邢觀察雲路古今律歷攷驚其卷帙之多。然細攷之則於古法殊略。所疏授時法意亦多未得其旨。則愚之一得似尚可存。

邢氏書但知有授時而姑援經史以張其說。古歷之源流得失未能明也。無論西術矣。鼎此書蓋兼古術西術攷其同異而求端於天不敢以己見少爲軒輊。

古歷之踵事增華屢變益密人多知之而愚攷西歷亦非一種也。故在唐則有九執歷爲西法之權輿。其後有婆羅門十一曜經及都聿利斯經皆九執之屬也。在元則有札馬魯丁西域萬年歷。在明則有馬沙亦黑馬哈麻之回回歷。以算陵犯與大統同用者三百年修回歷者則有陳星川瓊增天地人三元而袁了凡黃本之爲歷法新書。唐荆川太史順之亦深明西域之法而加之以論說。周雲淵處士述學因之爲歷宗通議。歷宗中經雷氏宗又有合璧連珠歷法以上數種皆會通回歷以入授時而竝在大西洋書未出之前乃西域之舊法也。自利西泰瑪寶來賓著天學初函至崇禎朝上海相徐文定公同西士湯道未若望等譯崇禎歷書百餘卷。

本朝時憲歷用之。則西術之一變故曰西洋新法也。雖同曰西洋新法。而湯氏所譯多本地名與利氏之說亦多不同。又有西士穆尼閣著天步真原與歷書規模又復大異。青州薛儀甫鳳祚本之爲天學會通。又新灤中之新灤矣。通律書之理。而自闢門庭。則有吳江王寅旭錫闡其立議有精到之處。可謂後來居上。又廣昌揭子宣喧著寫天新語。桐城方位伯中通與相質難。著揭方問答。並多西書之所未發。而監正南敦伯懷仁儀象志。康熙永年歷與歷書亦微有出入。總而計之。約有九家。前五家。利湯南共一萬年二九執一回歷三。陳袁四。唐周五。皆西之舊法。卽回歷也。後四家。寅旭三。揭方四。皆西之新法。卽歐邏巴歷也。析而言之。利與湯。湯與南。亦各不同。愚故曰。西法原非一種。亦以踵事益精。非深讀其書。亦不能知其故矣。

歷法新書亦載古歷。不過寥寥數語。歷宗通議僅錄史志。靡所闡發。以絜邢書亦魯衛之政也。蓋歷家有法無論理。隱數中。自非專家。罕能究悉。惟歷書理數兼推。頗稱發覆。而枝柯繁衍。約舉斯難。集腋成裘。不無參錯。自外文人。閒有涉筆。或美言可市。而實測無徵。崇議堪驚。而運籌渺叶。去數譚理。聚訟徒紛。舉一廢多。抑揚失實。又奚當矣。鼎之爲此。既不敢附和偏辭。亦不敢任情立異。兼采旁蒐。詳探淺說。生平矢願。欲使幽微之旨。較若列眉。寥廓之觀。近陳几案。往往直言其立法之所以然。庶以管蠡之見。與天下學者共見共知。而學與年遷。前之所疑。或爲今之所信。橐經數易。點竄衡從。擬分短帙。以便省覽。庶望高識爲之是正也。

原分五十八卷。今卷數未定。

一春秋以來冬至攷一卷已刻

歷元竝起冬至。自春秋書南至而左氏傳有登臺觀書雲物之禮。周禮言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遂爲歷家測景之權輿。然候景甚難。史書中所據測景之真者可數而知也。授時列六歷以攷古今之冬至。合於古者或戾於今。合於今者又差於古。其後天也。或差至一二日。惟統天歷有古大小今之算。以合前代所用之率。而授時因之。顧歷議欲尊授時。遂取魯獻公冬至以證統天之疎。茲爲各依本率步算。則雖上推至魯獻。未嘗違統天法也。郭太史歲實消長不在創法五端之内。意可知矣。按太史自有歷議擬囊
不知作史者何以不收而用李謙之議。

一寧國府志分野稿一卷已刻志中

分野之說。本於周禮。其來舊矣。史書所載分野之法。初非一說。如論宿論宮。既各不同。而諸家歷法。分宮又別。且時日枝幹亦各占其國。而北斗五車天市及女宿下十二國星及五星之熒惑。列舍之烏衡。竝占南國之類。具載天官書。乃占家但據一端爲說。宜其疎矣。康熙癸丑。奉同侍講施愚山先生纂修郡乘。諸友人咸以此項見屬。因具錄歷代宿度分宮之同異。及各種分野之法。皆以諸史爲徵。雖一郡之專書。實馮相之公法也。

一宣城縣志分野稿一卷已刻志中

大體同府志

一歷志贅言一卷

康熙戊午愚山侍講欲偕余入都不果行次年己未愚山奉命纂修明史寄書相訊欲余爲歷志屬稿而余方應皇臺金長真先生之召授經官署因作此寄之大意言明用大統實卽授時宜於元史闕載之事詳之以補其未備又回回歷承用三百年法宜備書又鄭世子歷學已經進呈亦宜詳述他如袁黃之歷法新書唐順之周述學之會通回歷以庚午元歷之例例之皆得附錄其西洋歷方今現行然崇禎朝徐李諸公測驗改憲之功不可沒也亦宜備載緣起蓋歷志大綱略盡於此一二年後擔簷入都承史局諸公以歷志見商始見湯潛菴先生所裁定吳志伊之橐大意多與鼎同然不知其曾見余所寄愚山贅言與否亦承潛菴公屢次寄訊相招而未及舉裳比入都則作古久矣爲之慨然

一 江南通志分野擬橐一卷

康熙甲子制府于公檄修通志鼎以事辭未往晚江太史陳默公先生焯專函致書以江南分野橐見商介家叔瞿山清督促至再余方病瘧小愈力疾爲之刪潤頗費經營無何默翁亦辭志局矣聊存茲橐以俟方來著述者或取衷焉亦以志知己之感云爾

一 明史歷志擬橐三卷有先齋序

明史歷志屬橐者簡討錢唐吳志伊任臣總裁者中丞湯潛菴先生斌也潛菴歿後史事總屬崑山志橐經嘉禾徐敬可善北平劉繼莊獻廷昆陵楊道聲文言諸君子各有增定最後以屬山陰黃梨洲先生宗義歲己巳鼎在都門崑山以志橐見屬謹摘訛舛五十餘處粘籤俟酌欲候黃處橐本到齊屬筆

而崑山謝事矣。無何梨洲季子主百家從余問歷法。乃知鼎前所摘商者即黃橐也。于是主一方受局中諸位之請。而以授時表缺。商之於余。余出所攜歷草通軌補之。然寫本多誤。皆手自步算。凡篝燈不寢者兩月。始知此事之不易也。

歷志擬橐雖爲大統而作。實以闡明授時之奧。補元史之缺略也。其總目凡三。曰法原。曰立成。曰推步。而法原之目凡七。曰句股測望。曰弧矢割員。曰黃赤道差。曰黃赤道內外度。曰白道交周。曰日月五星平立定三差。曰里差刻漏立成之目。凡四。曰太陽盈縮。曰太陰遲疾。曰晝夜刻。曰五星盈縮推步之目。凡六。曰氣朔。曰日躔。曰月離。曰中星。曰交食。曰五星。

一 郭太史歷草補註二卷

據元史本傳。郭太史守敬著撰極富。竝藏於官厥後疇人子弟。皆以元統之通軌入算。逐末忘源。郭書存亡不可得而問。所僅存者歷草一書而已。其書有算例。有圖。有立成。歷經立法之根。多在其中。而深諳者希。傳寫多誤。因稍爲訂正。而於義之精微者。特爲拈出。庶俾學者知其所以然而法非徒設矣。授時測渾員之法。從二至起算。以至二分。與西術起二分。以至二至者不同。要其剖析渾體。於無句股中。尋出句股。則無二理也。於此而益知此理之同。鼎註歷草或引八線三角以明之。蓋謂此耳。

一 庚午元歷攷一卷

據史元太祖以己卯親征西域諸國。次年庚辰夏五月駐蹕也石的石河。有西域人與耶律文正王楚

材爭月蝕而西說並訛故耶律作歷託始是年也又以太祖庚午始絕金次年伐之不五年天下略定故推演上元庚午冬至朔旦七曜齊元爲受命之符謂之西征庚午元歷西征者謂太祖庚辰也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今歷志訛太祖庚辰爲太宗則太宗無庚辰也太宗在位共十有三年起己丑舉辛丑又訛上元爲庚子則於積年不合也據演紀積年二千二十七萬五千二百七十算外得庚辰則起算必庚午故特攷而正之

元之歷法實始耶律故庚午元歷之法授時多本而用之崇禎歷書乃謂授時陰用回回非也

一大統歷立成註二卷

有布立成之法有考立成之法不得其說則有以傳寫魯魚而施之步算者矣鼎故於歷家用數必慎思之思之不得不妄用也

據史立成之算皆太史令王公恂卒後經郭公之手而後成書今監本只載王名蓋不敢以終事之勤沒人創始之美古人讓善之義令人起敬也

一寫算步歷式一卷

友人潘錫疇天成從余學歷而苦於布算故作此授之殊便初學

一授時步交食式一卷

季弟爾素有累年算稟錄存之以存舊法

一步五星式六卷

初學歷時未有五星通軌無從入算因取元史歷經以三差法布爲五星盈縮立成然後算之蓋與仲弟和仲文_並共成之也和仲於此事甚勤能助予惜早卒其後十餘年乃得通軌校之頗合恨仲弟未之見至於立成謄清從弟懷叔瑾與有勞焉而亦久爲古人矣

一答李祠部問歷一卷已刻

禮部郎中李古愚先生諱煥斗豫章人也從余問皇極經世遂及歷法余有行笥中邢觀察律歷攷書凡三尺先生皆手自抄畢稍有所疑必手書致問故往復甚多今存數稿其實不止於是也旣而余去天津先生亦擢陝邊道缺以去每思其勤學好問之誠有經生家所不能逮者猶依依如昨日

一回回歷補註三卷

回回歷法刻於貝琳然其布立成以太陰年而取距算以太陽年巧藏根數雖其子孫隸籍臺官者亦不能言其故也唐荊川順之論回歷之語載王宇泰宦堂筆塵中頗有發明殊勝歷宗通議或反謂荊川歷學得之雲淵者非定論也若天地人三元積年則陳星川壤之法非西域本色然回歷卽西法之舊率泰西本回歷而加精焉耳故惟深知回歷而後知泰西之學有根源亦惟深知回歷而後知授時之未嘗陰用其法也

一西域天文書補註二卷

此書與回回歷經緯度及其算法共四卷並洪武時翰林吳伯宗李翀受詔與回回大師馬沙亦赫馬

哈麻同譯而天順時欽天監正貝琳所刻也。余嘗於友人馬德稱儒驥處見其全書。蓋今泰西天文實用。又本此書而加新意也。不知者或謂此卽天文實用而反謂回回之冒竊其書。豈不陋哉。書首小序曰。此書亦有不驗之時。不可以其不驗而遂廢此理。其言類有道者。非術數家所能及也。

一三十襍星攷一卷已刻

西域天文中有襍星三十之占。然未譯中土星名。余嘗以歲差度攷之。得其二十餘。後見錢塘友人袁惠子士龍及青州薛儀甫鳳祚氣化遷流。並有斯攷。不謀而同者十之七八。余則以巨蟹第一星證之。回歷刻本似尤確也。

一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已刻

表景生於日軌之高下。而日軌又因於里差。獨四省者。陝西、河南、南北直、江南也。今回回所在多禮拜之寺。不知何以只有此四處。表景之傳。或當初只此四處耶。然其中亦有傳訛之處。庚申歲余養病白下。西域友人馬德稱儒驥以此致詢。遂爲訂定。并附用法以補其缺。

一周髀算經補註一卷

周髀卽蓋天也。自漢人伸渾天而繙蓋天書遂不傳。今惟有周髀一經。又言之不詳。然觀其所言里差之法。謂北極之下。以半年爲晝夜。是卽西人之說所自出也。因稍稍註之。俾天下疑西說者知其說之有所自來。

一、答劉文學問天象一卷

劉文學介錫，滄州老儒也。頗留心象數，辛未壬申與余同客天津，承有所問，竝據歷法正理告之。

二、分天度里
圖註各省直及蒙古各地南北東西之差一卷

自北齊張子信發明交道表裏爾後歷家類能言里差今以地員之理徵之其故益顯新法用北極高度分地緯南北用月食早晚分地經東西故各省直及口外蒙古皆能得其距度蓋地有南北故晝夜有長短地有東西故加時有後先若算交食則兩差並用以爲根數而後虧復時刻食分多寡可以預知矣時憲歷所載歲歲頒行或習而不察有望洋之歎茲爲設一總圖明之但及於正朔所頒之處裂渾幕之經緯各二十餘度其形正平而地員之理亦在其中矣

三、七政細草補註三卷
已刻進呈

崇禎歷書之有細草以便入算亦猶授時歷之有通軌也蓋卽七政蒙引而有詳略爾然算者貪其簡便而全部歷書或皮高閣矣茲以歷指大意櫱括而註之使用法之意瞭然亦使學者知其所以然益有所據而不致有臨時之誤云爾

四、歷學疑問三卷
已刻進呈

鼎嚮有古今歷法通攷因時時增改訖無定本己巳入都獲侍誨於安溪先生先生曰歷法至本朝大備矣經生家猶苦望洋者無快論以發其意也宜略倣元趙友欽革象新書體例作爲簡要之書俾人

人得其門戶，則從事者多。此學庶將益顯。鼎受命唯謹，然自惟固陋，雅不欲直襲諸家所已言，又欲其望而輒解。斟酌於淺深詳略之間，屢涉筆而未果。至辛未夏，移榻於中街寓邸，始克爲之。先生旣門庭若水，絕諸醻應，退朝則亟問今日所成何論，有脫橐者，手爲點定。如是數月，得橐三十餘篇，授徒直沽，又陸續成其半。然尙有宜補之篇目，及其圖表，擬至山中續完。自癸酉南旋以後，屢奉手書相勉。亡友寧波萬季野斯同，亦復寄言諄復，而鄙性特耽探索，恆欲明其所疑，襍撰益筭，率多未竟之緒，心追筆步，顧彼失此，忽忽數年，未有以應屬。先生視學大名，遂以原橐付之雕版云。

壬午夏，安溪公以撫臣扈蹕行河，進呈此書。
欽蒙御筆親加評閱，事具安溪恭紀中。

一交食蒙求訂補二卷內已刻日食一卷

歷書有交食蒙求、七政蒙引二目。今刻本並皆逸去，茲以諸家所用細草，攷其同異，參之歷指，而爲是書，以便初學。

交食細草，原只十六求，厥後復增爲十七求者，蓋所以爲東西異號之用也。日食甚近，黃平象限，而在限東，則有減差，而同於初虧，異於復圓。或在限西，則有加差，而同於復圓，異於初虧。歷指於此處，語焉不詳，故以十七求補之。不知作者誰氏，要不可謂其無見。但法止復圓，尙缺其半，似爲未定之橐。今依法爲之訂補，始爲完書。

授時歷東西南北差，竝有反減之用，卽東西異號之理。但其法竝以午正爲限，回回歷及今西術，則皆

以黃道在地平上半周折半取中謂之九十度限又曰黃平象限而不用午正於理爲親。

然仍有可議者交食當兼論月道月道在地平上亦有半周亦卽有九十度限而不與黃平限同度太陰旣由白道行月道古謂之九道授時歷謂之白道則其東西加減之視差必以白道之九十度限爲中若但論黃道之九十度限而不言月道則諸差皆誤矣新法有時不甚合蓋由於此今立一簡法謂之定交角則十七求可以不用而其理尤確。

定交角者借黃道以求白道也黃道上兩圈交角以白黃之交角損益之卽成白道交角而東西異號之用亦於此定故不必更用十七求捷法但規定交角加滿九十度以上成鈍角卽東變爲西西變爲東乃置半周度以此鈍角減之而用其餘爲所變異號之交角度。

一交食蒙求附說二卷已刻一卷

歷法可驗者莫如交食加晷景之進退月光之消長中星之應候五星之伏見凌犯隨地隨時皆可測驗然惟交食則萬目所共睹尤爲易見而最難者亦莫如交食凡日躔月離之法黃道赤道歲差里差諸法至算交食則無所不備故言之亦最不易古歷皆有法無說惟歷書說之甚詳而義旣淵微文復曼衍雖治歷疇人能通其說者或已渺矣今於蒙求各附淺顯之說使用法者稍知立法根源庶可以益致其精爾以上二書並安溪公刻於保定

一交食作圖法訂誤一卷

此有二端其一爲分金環於食甚之誤凡算日食以兩心正相對一度分時謂之食甚假如日食十分則正相掩見星時是也若食有金環太陰黑影侵入太陽而四面露光則其時正爲兩心相掩卽食甚

也今乃以金環與食甚分爲二圖而各具時刻其誤非小矣

圖見楊監正不得已書

其一爲圖日月食不由月心起算之誤凡月食以月入閭虛最深時爲食甚假如月食九分則惟此刻見食九分與所算相符故謂之甚蓋前此則未及過此則已退皆不能滿九分也法當從月心作距線至閭虛心其距線與月道正如十字蓋必如是而後食甚度分正居虧復之間今所圖距線反從閭虛心打十字線至月心則食在交後者虧至甚必稍長甚至復必稍短食甚度分不居虧復之正中而所圖必後天食在交前反此論之所圖食甚又必先天矣且如此作圖則食甚分數不能如所算安得謂之食甚乎此姑據所見頃刻月食圖言之其日食作圖亦當從月心打十字其理無二詳交食蒙求

一求赤道宿度法原自爲一卷今收入蒙求訂補

古法赤道定而黃道有歲差故以赤求黃新法黃道有定緯惟經度移而赤道經緯時時改易故以黃求赤交食細草用儀象志八卷九卷表求之乃近年之法儀象志成於康熙甲寅非蒙求本法雖便初學固不如弧三角之爲親切也因特著之以明算理

一交食管見一卷已刻

中西兩家歷術求交食起虧等方位皆以東西南北爲言如日食八分以上者初虧正西復圓正東其食八分以下者陽歷則初虧西南食甚正南復圓東南陰歷則初虧西北食甚正北復圓東北若月食八分以上則虧正東而復正西八分以下者陽歷則虧於東北甚於正北而復於西北陰歷則虧於東南甚於正南而復於西南事事與日食相反其法以日月體之中心爲中而論其方位故其向北極處命之爲北向南極處命之爲南又卽以向黃道東陞處

命之爲東向黃道西沒處。命之爲西。此惟太陽太陰行至午規。而又近天頂。則東西南北各正其位矣。自非然者。則黃道度既有斜升正降之殊。而自虧至復。經歷時刻。展轉遷移。皆從弧度之勢。而頃刻易向。且北極出地有高下。則虧復方位。又以日月距地之度。而隨處所見。必皆不同。然則月體之東西南北。與人所見之東西南北。必不相應。人之東西南北。是以人之立處。命爲中央。日月之東西南北。是以圓體最中處。爲中央。故往往不相合。而何以施諸測驗乎。然而古今歷家未有議及者。不可謂之非缺事也。愚今別立新術。不用東西南北之號。惟據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爲八向。以正對天頂處。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聯爲直線。即地平經中分之。作十字橫線。命之曰左。曰右。依人之左右定之。此四正向也。曰上。左。上。右。曰下。左。下。右。則四隅向也。乃以法求得交食各限。既者。則有五限。虧甚復爲三限。月食白道與高弧所作之角。而定其受蝕之所在。則舉目可見。並如所圖。不可以絲毫假借。卽不正當八向。而少當八向。而少當八向。亦可預知。誠爲簡易直捷於測食之用。不無小補。

嚮考古歷。惟隋劉焯皇極歷言交食方位。頗詳。嘗思作一簡法。而頻年測交食方位。不符所算。屢欲爲之。不能得其要領。今訂蒙求作圖之誤。始定此法。實千年未發之祕也。

又從來言交食。只有食甚分數。未及其邊。惟王寅旭則以日月圓體。分爲三百六十度。而論其食甚時所虧之邊。凡幾何度。今爲推演其法。頗爲真確。寅旭言方位亦以東西南北。然既知所虧邊度。可以餘光兩角折之。卽食甚之方位亦定矣。初虧是初缺光處。復圓是光欲滿而尚有微缺。略如初虧並可以指定其處。惟食甚方位難測。故必以折半取中。半取中。卽爲食甚時所當方位之衝。於是依法。再以上下左右命

歷有平時有用時平時者步算所得用時者演驗所得太陽之有日差加減猶月離交食之有加減時也。月離表是改用時爲平時。交食表是改平時爲用時。故此也。之所減。卽彼之所加。其用相反。而積差之分秒竝同。而日躔表所載之數獨異。據表說謂有二根。一黃斜直。一高卑之盈縮。其說尤含糊支蔓。月離交食二章棄而不用。彼蓋自知其非是矣。若日躔宜用日差表之法。則交表。祇以黃赤之斜直爲根。而不兼高卑盈縮。是不用日躔表說之法也。而日躔表仍誤不改。若以此入算。則節氣加時皆謬矣。據正理。則節氣加時亦宜用表。但日躔宜用日差表之法。則交表等亦宜用之。今所立加減時表。每歲起於冬至。度分。而黃赤斜直算起冬至。故不宜合爲一表。

表加減時

余嚮疑日差既有二根。卽宜列二表。蓋謂盈縮起高衝。在冬至後數日。且每年有東移度分。而黃赤斜直算起冬至。故不宜合爲一表。嘗持是說以語劉季莊。深以爲然。作蒙求時。欲以此補交日章之缺。方著論以明之。而孫徽成竊竊然疑之。以爲定朔時。既減矣。茲復用於此。豈非複乎。余因其說而覆思焉。然後知交食章之非缺。而不須二表也。至理人人可知。而執成見者昧於童烏九歲。能與太玄。於茲益信。

一火緯本法圖說一卷

解地谷立法之根。以正歷書之誤。已刻。

熒惑一星最爲難算。至地谷而其法始密。圖表具在可攷而知也。何嘗云。火星天獨以太陽爲心。不與餘四星同法乎。作歷書者突發此語。遂令學者沿譌。是執圖以觀圖。而不以算理觀圖也。不知歷算家有實指之圖。有借象之圖。地谷氏之圖。火星所謂借象也。非實指也。錢唐友人袁惠子士龍受黃三和先生宏憲歷學。以歷指爲金科。余故爲作此以極論之。而徵之切線分角之法。以著其理。袁子虛懷見從。已復質諸睢州友人孔林宗興泰。亦以爲然而手抄以去。又旁證諸穆氏天步真原。王氏曉菴歷法。

大旨亦多與余合。

一七政前均簡法一卷

訂火緯表說
因及七政

西法用表如古法之用立成不得其列表之根表或筆誤無從訂改矣故有表說以發明之然或表說所用之數有與表中互異者則是作表者一人作表說者又一人也余因查火星之表而爲之推演然後知立表之法甚簡洵乎此心此理不以東海西海而殊。

一上三星軌跡成繞日圓象一卷

五星本天竝以地爲心與日月同至若歲輪即古法遲留逆伏之段目則惟金水二星繞太陽左右而行其歲輪直以日爲心土木火三星則不然竝以本天上平行度爲歲輪心金水以太陽爲歲輪心星之平行與太陽同度也亦以二然其軌跡所到竝於太陽有一定之距故又成繞日左行之圓象西人所立新圖不用九重天而五星竝以太陽爲心蓋以此也然金水歲輪繞日其度右移上三星土木火軌跡其度左轉若歲輪則仍右移耳。

一黃赤距緯圖辯一卷

凡圖黃道緯度於赤道左右取二至所到度分聯爲橫線而作小圈以擬黃道乃於小圈上勻分節氣各作直線過赤道子午大圈卽各節氣之黃緯可得此法甚確今天問略省去子午大圈惟取赤道左右四十七度十三度半據其兩端爲邊以作黃道小圈未爲不可但此四十七緯度仍宜作大圈上弧度斯爲得法乃今徑作直線故其距緯皆不眞而列表從之誤故具論之。

一太陰表影辯一卷

月能掩日。日遠月近。其理明白而易見。不在表影。西人之測。則謂太陽太陰各高五十度時。太陽表影必短。而太陰表影必長。以是爲月近於日之徵。夫表影既有長短矣。又何以明其同高五十度乎。必不然矣。初讀天問略。竊疑其非。尋見西書稍多。其說並同。故謹爲之辯。

按立表取影所得者皆光體上邊之影。故古人用景符取竅達日光。僅如黍米。宛然見橫梁於其中。是爲中影。今太陰之景既長於太陽。而猶能知其爲五十度之高勢。必用他測器施闕笛而得之也。然則闕笛所得者中景。中景者實度也。直表者邊景。非實度也。太陽光盛。故其光溢於邊之外而影瘦。太陰光微。故其光斂於邊之內而影肥。此亦易見易知之理。奈何以此言日月遠近乎。

一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

渾蓋之器。以蓋天之法代渾天之用。其製見於元史札馬魯丁所用儀器中。竊疑爲周髀遺術。流入西方者也。法最奇。理最確。而於用最便。行測之第一器也。然本書中黃道分星之法。尙缺其半。故此器甚少。蓋無從得其制度也。茲爲完其所缺。正其所誤。可以依法成造。用之不疑矣。

一西國月日考一卷已刻

歷書中七政算例。多有言西某月某日者。旣非建寅建丑建子之法。又非以節氣爲序。如回回歷之用太陽年。其紀日數旣非以朔爲初一。然又非如回回之以見月爲朔。且其籍見於諸卷者。又各自不同。

嘗疑其各國自爲正朔，立法相懸也。旣而彙集詳考，然後知其所用，並以太陽會恆星爲主，卽恆星歲也。恆星東行有歲差度分，則太陽會之以成月者，亦漸不同。故諸卷中所載互異，而以年代徵之，亦可見也。今西教中齋日所謂正月一日者，在今冬至後第四度閒，亦是此法。至其一年十二月，有一定大小。大者三十一日，小者二十八日，閏年則增一日。竝以太陽行黃道三十度而成一月，大致竝同回歷矣。

嘗於武林遇殷鐸德，言彼國月日又與齊日互

異。豈彼中原有各國之正朔不同，而歷書所舉，是其一法歟。存之再考。

一七十二候太陽緯度一卷

緯度以測日高，因知北極高爲用甚博。古用二至二分，今則逐日可測。茲約之於七十二，亦承友人之命而爲之者。

一陸海鍼經一卷

又謂之里差捷法。已刻

地旣渾圓，則所云二百五十里一度者，緯度則然。若經度離赤道遠，則里數漸狹。然惟其路正東西行，與距等圈合，自有一定算法。路或斜行，則其法不可用。愚爲立法，若兩地各有北極高度，又有相距之經度，而無相距里數，是爲有兩邊一角，而求餘一邊，即可以知斜距之里。若先有斜距之里數，而求經度，是爲三邊求角，亦可以知相距之經度。其法竝用斜弧三角形立算，可與月食求經度之法相參，而且簡易的確。月食不常有，又須多人於各地同測，視此爲難。

又按距赤道遠而里數漸狹者，乃距等圈之算。距等圈不惟漸狹，而其勢微曲，以兩極爲心，離赤道遠。

其曲益深去極益近則成繞極之圓圈矣故惟兩地之北極同高始能與漸狹之數相符若正東西行則爲球上大圈不與距等同勢故不論赤道遠近並以二百五十里爲度但係斜度非對兩極之經度耳○推此而知斜弧所算亦每度二百五十里_{距等閼既不與正東西行之大圈相應則里數難定故}月食只可以求經度不可以定里數亦從來未發亦不論赤道遠近但須取直如烏道海程乃相應耳

一帝星句陳經緯考異一卷

余所見歷書刊本多有互異之處恆星經緯改處尤多二星亦然不知其既刻復改是何時更定今以弧三角推之有與所改合者有與先刻合而所改反離者故爲之考

一星晷真度一卷

定夜時之法多端而測星以知太陽其最確也測星定時法亦多端而用句陳大星及帝座其最簡也然恆星既隨黃道東移以生歲差則二星亦不能定於一度而何以定時故作星晷者必知現在二星之真度分而後其用不忒前條考二星經緯亦以此也二星與北極不動處正作弧三角形法於二星正南北時求其子午規上是何宮度卽星晷真度也用極星亦可作星晷然極星離北極亦三度奇而句陳明顯尤爲便用

一測器考二卷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乃治歷之根本自唐虞以來未有不精測驗而能定歷者也歷法以踵事增華而益善測天之器亦然羲和舊器沒於秦焰洛下閼鮮于妄人等始創爲之謂之渾天儀但有赤道無

黃道至東漢永元中始有黃道銅儀。厥後李淳風、梁令瓚之徒代有製作。至唐一行、元郭守敬始有行測之器。而郭公簡儀祇用赤道一環，以二綫代管闕，諸星距度始有分秒可言。最簡最確。其所製仰儀立運諸器或用渾圓之半，或只平圓一規，以視古器之重環掩映，殊爲簡妙矣。至今西法以象限儀測高度，祇用平圓四之一，以紀限儀測兩星之距，又只平圓六之一。其器益簡，其測益精。行測之器有渾蓋簡平諸製，隨地隨時皆可施用。渾天渾地之理，遂如列眉，然則測器至今日誠大備矣。故謹爲之考。

一自鳴鐘一卷

測時之法，晝占日景，夜候星度，其理已盡。然無以處陰雨之際，古所以有壺漏之製也。西法入，乃有自鳴之器，蓋亦行測所需，乃至窮工極巧，收其機牙於徑寸之中，聊供觀好，無裨實用。若其稍大者，按候支更以節晨昏，則爲用亦大矣。

一壺漏考一卷

自周官有挈壺氏，歷代用之。史每言晝漏若干下，是也。吾宣譙樓有宋製銅壺滴漏，明天啓閒尚存。遠公在廬山有蓮華漏，宛陵集有田家水漏詩，然則隱者之居，東作之務，蓋亦有資之爲用者。故爲之博考，以存古義。宋景濂先生有五輪沙漏銘。今西人四刻沙漏之同理，故各附一則。

一日晷備考三卷

吾郡日晷依赤道斜安，實爲唐製，則日晷非始西人也。西製有平晷、立晷、碗晷、十字晷，諸式廣之不啻

百十餘種。余所見自歷書渾天儀說、比例規解外，別有日晷曆書三種，互爲完缺。而其中作法亦有似是而非之處。則以所學有淺深，抑倣而爲者，以臆參和厥理，遂晦天下事，往往而然。而歷學爲甚，日晷其一端耳。

一 赤道提晷說一卷

赤道提晷亦日晷之一。其製甚巧。友人有其器，不知所用，爲補其說，備考中所無也。故別爲卷。

一 思問編一卷

鼎生平於難讀之書，不敢置也。每手疏而攜諸篋衍，以待明者問之。則於歷算尤多。今雖稍有所窺，如遊名勝，其入既深，益多欲探之奇。所願有志者，起而共圖之也。

一 勿菴揆日器一卷

取里差以定高度，黍珠進退，準乎節序，用二至爲端。器溢於寸，表止於分，而黃赤之理備焉。乙卯年偶爲斯製，續得日晷諸書，亦未有相同者也。

一 諸方節氣加時日軌高度表一卷已刻

歷書目有諸方晝夜晨昏論，及其分表。今軼不傳。交食高弧表，非節氣度。節氣黃緯有零，而高弧表用整度故也。今依弧三角法算定，爲揆日之用。自北極二十度至四十二度。竝余孫數成所步也。

一 揆日淺說一卷

日晷之書詳於法。法之理多未及也。倣作多差。不亦宜乎。故擇其尤難解者疏之。所說多渾天大意。故別爲卷。

一測景捷法一卷

精於測景之法。可以知南北之里差。既知里差。則隨時可以預定其景之分寸。約而言之。惟切線一法而已。切線者。句股相求也。表如半徑。直表之景如餘切。爲以股求句。橫表之景如正切。爲以句求股。竝以極高度取之。鼎向在燕山。有以此法問者。作此應之。書成倉猝。殊覺簡明也。

一璇璣尺解一卷

渾蓋通憲爲行測占天之巧製。然作之不易。歲己未。與山陰友人何奕美言測算之理。爲作渾蓋地盤而苦乏銅工。爰作此尺以代天盤。尺有二。皆同樞。樞卽北極尺。以堅楮爲之。銅亦可。其一具周歲節氣。所以測日也。其一載大星十數。所以測星也。竝以赤道緯度定之。畫測日景。得其高度。即可查節氣。以知時刻。夜測星得其高度。亦可查星距太陽經度。以知時刻。善用者。卽此已足。蓋渾蓋天盤之法。略具其中矣。

一測星定時簡法一卷

有日之時。有星之時。法用星之緯度。於簡平儀上。查其星距子午規若干時刻。再查此星距太陽若干時刻。以相加減。卽得真時。此法不拘何星可用。故曰簡法。

一勿菴側望儀式一卷

簡平儀耑論日景故以二至爲限鼎此製於二至外仍具緯度北至極南至地平如置身六合之外以望天體故曰側望

一勿菴仰觀儀式一卷

圖星垣者以北極居中見界爲邊或分兩極居中赤道爲邊此卽經緯無差必所居之地以極爲天頂則所見然耳其各地天頂之星與地平環上之星不可以擬諸形容也鼎此式各依本方極高之度以規地平而安天頂於中央依距緯以安北極再從北極出弧綫以定赤道又自北極依法作多圈以擬赤緯則某星在天頂某星在某方高若干度某星在地平環二十四向可以周知又依分至節氣各爲一圖則天盤經緯與地盤經緯相加之處可指而數毫無疑似雖從未知星者可以按圖而得矣

一勿菴渾蓋新式一卷

渾蓋舊製以赤道外二十三度半爲限止於畫短規今於短規外再展八度則太白所居南緯可以查其所加占測之用於是而全

一勿菴月道儀式一卷

月道出入於黃道猶黃道之出入於赤道也自古及今未有爲之儀器者惟大衍歷以篾作月道依二百四移動以擬之然其法不傳蓋難用也今依渾蓋北密南疎之度以黃極爲樞而月道半在其內半出其外則月緯大小之

理、及正交中交前交後之法。可以衆著。

儀以銅爲之。略如渾蓋。其上盤爲月道。亦如渾蓋天盤之黃道圈。其下盤黃道經緯分宮分度。並以黃極爲心。而儀邊以黃緯九十五度少半爲限。出黃道南五度。

少半月道所到也。

一天步真原訂註

西士穆尼閣作天步真原。與歷書有同有異。其似異而實同者。布算之圖。對數之表。與歷書迥別。然得數無二則。雖異而實同也。若夫黃道春分二差。則根數大異。此謂誠異然。非測候之真。亦無以斷其是非。原書剖劂多譌。殆不可讀。故稍爲訂註。以待後賢論定。

一天學會通訂註

青州薛儀甫鳳祚。本天步真原而作會通。以西法六十分通爲百分。從授時之法。實爲使用。然仍以對數立算。愚則以不如直用乘除爲正法也。

以上二書。嚮從金陵老友顧文學于弢昭借鈔。續遇潁州劉行之子端淑。因慨然欲校刻青州遺書。約鼎爲之是正。以事不果。近承東藩梁鶴江先生_{世勳}。惠寄薛氏全書。則氣化遷流諸卷。俱已續刊矣。_顧師弟之誼甚篤。若見刊本必喜。余所訂註之處。亦亟欲與之相質。頃聞賜環之後。優游林泉。而道阻且長。何時重晤。以遂茲懷。

穆先生久居白門。吾友六合湯聖弘。濩與之善言。其喜與人言歷。而不強人入教。君子人也。儀甫初從魏玉山文魁。主張舊法。後復折節穆公。受新西法。盡傳其術。亦未嘗入耶蘇會中。當其刻書南都。鼎方株守窮山。不相聞知。歲乙卯。晤馬德稱諸君。始知之。則其歸已久。至庚申。汪發若先生燦作宰緇川託。

致一書而薛先生方病革，遂未奉其回示，甚矣僻處之難爲學，而深自悔其因循也。

一 王寅旭書補註

吳江王寅旭先生錫闈深明歷術，著撰極富。初，太史潘稼堂先生爲鼎稱述之。己巳入都，始從嘉禾徐敬可善鈔得其圓解一冊，爲之訂其缺誤。已復因阮于岳副憲寄訊稼堂鈔到測食諸稿，又因張簡菴雍敬寄到歷法書二卷，又於簡菴處見其所定大統法及三辰儀晷，竊亦稍有附論。然寅旭之書不止於是也。鼎嘗評近代歷學以吳江爲最，識解在青州以上，惜乎不能蚤知其人，與之極論此事，稼堂屢相期訂，欲盡致王書屬余爲之圖註，以發其義類，而皆成虛約，生平之一憾事也。

一 平立定三差詳說 一卷已刻

授時歷於日躔盈縮月離遲疾，並云以算術垛積招差立算，而今所傳九章諸書無此術也。豈古有而今逸耶？載考歷草，並以盈縮日數離爲六段，各以段日除其段之積度，得數乃相減爲一差，一差又相減爲二差，則其數齊同，乃緣此以生定差及平差立差。定差者，盈縮初日最大之差也。於是以平差立差減之，則爲每日之定差矣。若其布立成法，則直以立差六因之，以爲每日平立合差之差。此兩法者，若不相蒙，而其術巧會，從未有能言其故者。余因李世得孝廉之疑，而試爲思之，其中原委亦自歷然。

爰命孫穀成衍爲垛積之圖，得書一卷。李世兄敏而好學，事事必求其根本，所謂胸中無膏肓之疾者也。乃一病遽赴玉樓，豈天不欲此學之明耶？爲之泣然。

一 寫天新語鈔存一卷

廣昌揭子宣喧深明西術而又別有悟入謂七政之小輪皆出自然亦如盤水之運旋而周遭以行急而生漩渦遂成留逆實爲古今之所未發歲己巳始得奉寄一函承其不棄以寫天新語草稿見寄因摘錄存之因見邸抄有章君順節尉廣昌以爲穎叔也因屬周星士致書焉次年得報函則余在京師矣然其爲尉者亦山陰章氏而非穎叔乃此君仍能遣役遠尋揭先生覓致此書有古人之義焉至今衡德未有以報也○爾後揭先生翩然遊魄住半年而返余方羈燕不相值也於是先生年踰八十有子有孫不以自隨而隻身攜襍被行數千里不以爲遠真奇士也年

一古歷列星距度考一卷

西法言普天星宿並依黃道東行愚嘗以唐書證之斷其可從獨恨古無信圖而史志載距度亦只及於列宿距星而止無可廣徵數十年前收得書肆中殘壞刻本有普天星宿入宿去極度分而中缺二宿康熙己卯偶至閩中借鈔林同人侗寫本始補完之然不審其誰作據寫本往往標有古人名姓如謝姓張衡等不一而足然刻本無之不足爲據也考宋以前並以日法命度各有畸零無整用百分者百分爲度實始授時今度下分有至九十餘分其爲授時之法無疑郭太史傳有二十八舍雜坐入宿去極度分一卷新測無名星一卷並藏之官而書皆不傳今得此爲徵亦足與西測恒星互相參考矣

以上歷學書六十二種

內已刻者十七種

一中西算學通序例一卷已刻

算數作於隸首見於周官吾聖門六藝之一也自利氏以西算鳴於是有中西兩家之法派別枝分各

有本末而理實同歸。或專已守殘而廢兼收之義。或喜新立異而缺稽古之功。算數之所以無全學也。夫理求其是。事求適用而已。中西何擇焉。雖然。不爲之各極其趣。亦無以觀其會通。因不揣固陋。著書九種。而爲之序例。爾後論撰稍多。因以此爲初編云爾。

一勿菴籌算七卷已刻

籌算之法。蓋始於作歷書時。歷引言算術。古用觚棟。近便珠算。西法第資毫穎。今復有籌算之創。其簡捷更倍於疇昔諸術。由是言之。則籌算乃爾時新創。非歐邏之舊術。其其爲術也。本係直籌橫寫。鼎此書則易之以橫籌直寫。乃所以適中土筆墨之宜。友人蔡璣先見而悅之。爲雕版於金陵。憶歲己酉。桐城方素伯言籌算之善。然未見其書。無何。家灑如兄至自都門。有所攜算籌一握。而缺算例。余爲補之。灑如大喜。因問余曰。能易之以直寫。不更便乎。子彥姪亦以爲然。遂如言作之。凡三易稿而後成。文人才士每病算書難讀。余此書頗覺詳明。是爲初編之第一書。鑄在京師宮坊。趙升符先生執信舒緩。趙不能待。自取其書。縕閱一時許。則乘除之法。盡了然矣。

一勿菴筆算五卷已刻

余筆算亦用直寫。以便文人之用。而定位一端。視舊法尤捷。有二稿。一作於金陵。有蔡璣先序。一作於天津。初編之第二書也。是書少參金鐵山先生刻於保定

一勿菴度算二卷已刻

西人尺算。即比例規解所述也。余初購歷書。佚此卷。歲戊午。黃俞邵太史爲借到。晚江劉潛柱先生本。乃鈔得之。頗多譌缺。殊不易讀。蓋攜之行笈。半年而通其指趣。歲庚申。晤桐城方素伯中履。見鼎所作尺。驚問曰。君何從得此。蓋家兄久欲爲此而未

能履遊豫章。拾得遺本寄之。乃明厥製耳。續見位伯書。以三尺交加取數。故祇能用平分一綫。且亦非比例規解本法也。夫用規取數。則兩銳所到。毫釐可辨。而其數即徵之本尺。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所得無殊於橫尺。而爲用加捷。不知位伯何故改法。又不知素伯所拾遺本。其立法何似。惜未獲與之深論也。本書原無算例。今所用者。竝吾弟爾素所補。而參之以陳礪菴者也。嘉禾陳獻可先生著誤。有尺算用法一卷。然亦只平分一綫。爾素書則諸綫皆備。余亦時涉筆。聊以窮其作法之根。通其用尺之變。而未暇爲例。今得二書。補塞遺缺。由邊備矣。

又有矩算。則鼎所創也。西人用三角。故兩其尺。今用勾股。故祇用一尺一方版。其理無二。初晤位伯。極言尺算之奇。謂之當橫尺。本自靈妙。竝存兩術。用相參校。則比例之理益著矣。

尺算矩算。皆爲度算。則初編之第三書也。

一比例數解四卷

比例數表者。西算之別傳也。其法自一至萬。竝設有他數相當。謂之對數。假令有所求數。或乘。或除。但於本表簡兩對數相加減。卽得所求。乘者。兩對數相加。得總。除者。兩對數相減。得較。總較各以入表。取其所對本數。卽各所求之乘得數。除得數。

中土習用珠盤。西法用筆。用籌。用尺。各有所長。珠盤合總。莫速於珠盤。乘法位多。莫穩於筆算。開平方莫便於籌算。製器作圖。莫良於尺算。然並須布算而知。今則假對數以知本數。不用乘除。惟憑加減。彼所得在此。一對卽知。本數也。所算在前此無知者。本朝順治間西士穆尼閣以授薛儀甫。始有譯本。

對數之奇。尤在開方。古開方術至三乘方以上。委曲繁重。積晷刻而後成。今用對數。俄頃可得。如平方。折半。立方。取對數三之一。三乘方則四之一。四乘方則五之。五乘方以上。竝然。竝取其所對本數。命爲所求方根。神速簡易。殆非擬議所及。

又有四線比例數亦穆所授也。八線割圓西歷舊法今只用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故曰四線。舊八線表以卽餘弦正弦之餘故列表止六而有八線之用今比例數又省去兩割線故表只四線然亦實有六線之用矣

穆先生曰表有十萬西來不戒於途僅存一萬萬以上以法通之。

從古率通之之數也○嘗見薛刻別本數有二萬

儀甫又有四線新比例用四線同惟度析百分也。

穆有天步真原薛有天學會通竝依此立算不知此則二書不可得而讀故稍爲詮次爲初編之第四書。

一三角法舉要五卷已刻進呈

西法用三角猶古法之用句股也。而三角能通句股之窮要其理不出於句股故銳角形分之則二句股也鈍角形以虛補實亦句股也。鈍角形補其虛角則成半虛半實之句股形又卽成一虛句股形而所設鈍角形又卽爲兩句股相較之餘形皆句股法也至於弧三角則於無句股中尋出句股其法最奇其理最確八線之用於是而神是故全部歷書皆弧三角之法也。不明三角則歷書佳處必不能知其有缺誤亦不能正矣故以是爲初編之第五書也。

必先知平三角而後可以論弧三角猶之必先知句股而後可以論三角也。平三角原止一卷今廣之

爲五卷曰測算名義曰算例曰內容外切曰或問曰測量

巡蒙恩召對進呈御覽是書安溪公刻於保定乙酉南

一方程論六卷已刻

勿菴歷算書目

九章之第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自明算者稀能舉其名者或已渺矣今諸書所存數例率多臆說而厥旨益沵李水部括九章於西術至此一章亦仍其誤也鼎疑之蓋將二十年始得其解然後知算法之有方程猶量法之有句股皆其最精之事因作論明之蓋必如是而方程始爲有用即古人之別立一章不爲徒設竊意天下之大豈無宋元以前之善本留至今日者庶幾足以訂余之說所望留心學問者相與博求而共證之也是爲初編之第六書初稼堂賞余此書·阮副憲于岳爲付刻費·而余未及爲西法不知有方程·憤然而爭·不知西術有借衰互徵·而無盈虧方程·同文算指未嘗自譯·李序蓋有所本耳·而是書參證·

一幾何摘要三卷

幾何原本爲西算之根本其法以點線面體疏三角測量之理以比例大小分合疏算法異乘同除之理由淺入深善於曉譬但取徑繁糾行文古奧而峭險學者畏之多不能終卷方位伯幾何約又苦太略今遵新譯之意稍爲順其文句芟繁補遺而爲是書於初編則爲第七柘城杜瑞甫孝廉知耕有幾何論約晋弟爾素有幾何類求·並可與是書參證

一句股測量二卷

測量必用句股卽戴記所謂絜矩也絜矩之道立少以觀多卽近以見遠故立矩可以測高覆矩可以測深偃矩可以測遠然而方可測圓不可測於是而割圓之法立平可測險不可測於是而重差之術生古書雖不盡傳然周髀開方之圖海島量山之算猶存什一於千百乃若測圓海鏡元樂城李治著·明大司寇吳興顧

籌溪先生應祥
爲之註釋者

實句股容圓之一術而引而伸之遂如五花八陣故具錄其要以存古意焉於初編爲第八也。

古測量家有垂術、綴術、垂術者謂以器測之而得其數。如繩矩、重義之類。歷家則有渾儀、窺管、綴術者謂據所測之數而繼之以算法。句股旁要是也。言測量至西術詳矣。然不能外句股以立算。故三角卽句股之精理。八綫乃句股之成立也。平三角、弧三角不離八綫。則皆句股之術而已。

一九數存古十卷

算數之學初無今古也。自學者避難好徑。古籍日以敝亡。或有踵事生新。自矜創獲。輒輕古率爲疎。將此僅存者亦難終保矣。鼎生也晚。凡遇古人舊法。雖片紙如拱璧焉。家貧居僻。不能多致典墳。聊存此以見余之志。惟冀好古博雅君子。不吝鄰架之藏。以公同志。庶前賢墜緒。不致終湮。可勝翹企。初編之序。以此爲第九書。

九數卽九章也。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布。以御交質變易。一名粟米三曰差分。以御貴賤稟稅。一名分。四曰少廣。以御羣積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虧。以御隱雜互見。一名漏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一名旁要隸首之法僅存者。九章之目耳。然後有作者。靡或出其範圍。可謂規矩方圓之至矣。

古算書載程大位算法統宗者惟劉徽九章尚有宋版。嘗於黃俞邵處見其方田一章算書中此爲最古。其錢塘吳信民九章比類西域伍爾章遵韜有其書。余從借讀焉。書可盈尺。在統宗之前。統宗不能及也。又山陰周述學著歷宗算會於開方弧矢頗詳。書亦在統宗前。而程氏未之見。然則古書之存者宜尙有之。

近代作者如李長茂之算海說詳亦有發明。然不能具九章。惟方位伯數度衍於九章之外。蒐羅甚富。杜端甫數學鑰圖註九章頗中肯綮。可爲算家程式。余於諸家間有采擇。必直書其所自。不敢掠美。亡兒以燕於此學頗有悟入。能助余之思辯。惜乎見其進。未見止。

一少廣拾遺一卷自此以後。並爲續編。已刻。

古有一乘方至九乘方相生之圖。而莫詳所用。同文算指演之具七乘方亦非了義。西鏡錄增有廉積立成。然譌亂不可讀。歲壬申余在都門。有三韓林□□寄訊楊時可及丁令調屬問四乘方十乘方法。諸乘方中。惟此二者。不可以借用他法。摘此爲問。蓋亦留心學問人也。因稍爲推演至十二乘方亦有條而不紊。

一方田通法一卷已刻。

算家有捷田二十三法。稍廣之爲百二十有四。聊存此以見數法之無所不通。

天學初函內有幾何原本六卷。止於測面。其七卷以後。未經譯出。蓋利氏旣歿。徐李云亡。遂無有任此

者耳。然歷書中往往有雜引之處。讀者或未之詳也。壬申春月偶見館童屈篾爲燈。詫其爲有法之形。其製以六圈成一燈。每圈勻爲六折。竝周天六十度之通弦。故知其爲有法之形。而可以求其比例。然測量諸書皆未言及。乃覆取測量全義。量體諸率實攷其作法根源。法皆自楞剖至心。即皆成錐體。以求其分積。則總積可知。以補原書之未備。而原書二十等面體之算嚮固疑其有誤者。今乃徵其實數。測量全義設二十等面體之邊一百。則其容積五十二萬三八〇九。又幾何原本理分中末線亦得其用法。原本數。今以法求之。得容積二百一十八萬一八二八。相差四倍。又理分中末線。但有求作之法。而莫知所用。今依法求得十二等面及二十等面之體積。因得其各體中棱線。及轉心對角諸線之比例。又兩體互相容。及兩體與立方立圓諸體相容各比例。竝以理分中末線爲法。乃知此線原非徒設。書係稿本。李安卿手爲贍清。將以付梓而屬余病。李又赴任嘉魚。遂未獲相爲重校。

一 西鏡錄訂註 一卷

西鏡錄不知誰作。然其書當在天學初萌之後。知者同文算指未有定位之法。而是書則有之。其爲踵事加精。可見所立金法、雙法。亦即借衰互徵、疊借互徵之用。然較同文算指尤覺簡明。但寫本殊多魯魚。因稍爲之訂。

一 權度通幾 一卷

重學爲西術一種。然載於比例規解者。譌誤尤甚。今以南勳卿儀象志互相訂補。其數稍真。

一 奇器補註 二卷

奇技淫巧。古人所禁。爲其作無益害有益也。若關中王公徵奇器圖說。所述引重轉水諸製。並有裨於民生日用。而又本諸西人重學。以明其意。可謂有用之學矣。閒嘗取書史所傳。如漢杜詩作水轎以便民及王氏農書諸水器之類。

睹記所及。如劉繼莊詩集載簡車灌田法。稍爲輯錄以補其所遺。而圖與說有不相應者。爲之是正。其以西字爲識者易之。使觀覽也。

一正弦簡法補一卷

大測諸書言作八線表之法。亦綦詳矣。續讀薛儀甫書。有用矢線求度法爲之作圖。以發其意。因得兩法。在六宗率三要法之外。兩法者。一曰正弦。方率倍而退位。得倍弧之矢。一曰正矢。進位折半得半弧。正弦上方幕。而爲用加捷。不知作表何以不用也。薛書亦用六宗率三要法作表。與歷書同。近見孔林宗大測。精義。求半弧正弦法。與余說不謀而合。可謂所見略同矣。

一弧三角舉要五卷已刻

三角之用。莫妙於弧度。求弧度之法。亦莫良於三角。故測量全義第七第八第九卷。耑明此理。而舉例不全。且多錯謬。其散見諸歷指者。僅存用數。無從得其端倪。天學會通圈線三角法。作圖草率。往往不與法相應。缺誤處竟若殘碑斷碣。弧三角遂成祕密藏矣。今一以正弧三角爲綱。仍用渾儀解之。於歷書原圖稍爲增訂。而正弧三角之理。盡歸句股。可指而數焉。於是而參伍其變。則斜弧三角之算。亦歸句股矣。書凡五卷。比例。曰垂弧。曰次形。曰垂弧捷法。曰八線相當。曰弧角。蓋自是而算弧度者。有端緒可循。讀歷書者。亦有塗徑可入。

一環中黍尺五卷已刻

舉要中弧度之法已詳。然更有簡妙之用。不可不知也。測量全義原有斜弧用兩矢較之例。但所立圖。

姑爲斜望之形聊足以明其意象而無實度可言今一以平儀正形爲主則凡可以算得者即可以器量渾儀真像陳諸片楮而經緯歷然無絲毫隱伏假借測算家一快事也

至於加減乘除之用歷書僅舉其名不詳其說意若有甚珍惜者蓋嘗疑之數十年而後乃今得其條貫卽初數次數甲數乙數諸法並砉然以解書凡五卷

•曰初數次數•曰加減法•曰甲數乙數•曰加減捷法•曰加減又法

•曰加減通法•其又法與加減同理而取徑特殊兒以燕於恒星歷指中摘出千里致書相詢爰附末簡以不沒其用心之勤○甲數乙數用法甚奇本以黃道求赤道李世得孝廉準其法以赤求黃作爲圖論又製器以象之世得於此中有得其書原可專行故未附此

一 訂堵測量二卷已刻

• 訂堵測量者借土方之法以量天度也其術以平圓御渾圓以方體測圓體以虛形準實形故託其名於訂堵也古法斜剖立方成兩訂堵訂堵又剖爲三成立三角立三角爲量體所必需然此義中西皆未發今以渾儀黃赤道之割切二線成立三角形立三角本實形今諸線相遇成虛形與實形等

而四面皆句股卽弧度可相求不須用角西法通於古法矣又於餘弧取赤道及大距弧之割切線成句股方錐形亦四面皆句股卽弧度可相求亦不言角古法通於西法矣二者並可用堅楮爲儀以寫其狀則弧度中八線相爲比例之理瞭如掌紋本書作法詳其目曰總論

• 摘錄曰渾圓內容立三角曰句股錐曰句股方錐曰方訂堵
• 曰圓方直儀簡法曰郭太史本法曰角卽弧解

以上三書。弧三角舉要。環中
委尺。塹堵測量。並安溪相國刻於保定。

世兄李世得李廉鍾倫多所參訂而其羣從世憲文學鑑及宿遷徐壇長用錫安溪陳對初萬策景州魏君璧廷珍三孝廉訂之功其中圖象則君璧及余孫毅成手筆也。

一用句股解幾何原本之根一卷已刻

幾何不言句股然其理並句股也。此言句股西謂之直角三邊形譯書時未能會通遂分途徑故其最難通者以句股釋之則明惟理分中末線似與句股異源今爲游心於立法之初而仍出於句股信古九章之義包舉無方徐文定公譯大測表名

之曰割圓句股八線

表其知之矣

一幾何增解數則一本各自爲書今附前條共卷

其目有四曰以方斜較求斜方曰切線角與圓內角交互相

有所悟入因並就幾何各題而增故不入補編補編專言體積並幾何未有之題

一仰觀覆矩一卷

一查地平經度爲日出入方位一查赤道經度爲日出入時刻並依里差用弧三角立算與歷書法微別秀水友人張簡菴雅敬熟觀余所製簡平儀

有所悟入因作此相質

一方圓幕積二卷已刻

歷書周徑率至二十位然其入算仍用古率十一與十四之比例本祖沖之徑七周二十二之密率豈非以乘除之際難用多位歟今以表列之取數殊易乃爲之約法則徑與周之比例卽方圓二幕之比例徑一則方周四圓周三一四五九二六五而徑上方幕與圓五亦若四與三一四五九二六亦卽爲立方立圓之比例同徑之立方與圓柱若四與三一四有奇則殊爲簡

易直捷。歲癸未·匡山隱者毛心易乾乾·惠訪山居·偶論周徑之理·因復推論·及方圓相容·相變諸率·益覺精明·蓋學問實相長也·○中州謝野臣廷逸·毛先生壻也·於數學甚有精思·偕隱陽漢·自相師友·著述甚富·多前人所未發·

一麗澤珠璣一卷

鼎生平得力於友朋之益·故雖一言之惠示不敢忘也·必謹錄之·久而成帙·取其關於算學者·別爲一卷·

一古算器考一卷已刻

今有筆算今之籌算·亦是筆書·遂以珠盤爲古·不知古用籌策·故曰持籌·其用珠盤·蓋起元末明初·制度簡妙·天下習用之·而遂忘古法·故爲之考·作珠盤者甚巧·惜逸其名氏·

一數學星槎一卷

初學莫易於筆算·減併乘除·三日可了·然除法定位轉易·乘法定位稍難·茲以本數、大數、小數、三者別焉·雖童子可知矣·至於句股、開方·非圖不解·周髀算經有古圖·簡質可覩·歷書本幾何立說·亦足引人思致·今稍廣之·爲圖者六·以示余兩孫穀成·环成·俾稍知其意·數學如海·非篤好精思·鮮不自涯而返·然而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因命之曰數學星槎云爾·

以上算學書共二十六種

內已刻者十六種